

ダイイング・アイ

濒死之眼

「目」 东野圭吾 著

匡匡 译

ひがしのけいご

东野圭吾

上海译文出版社

ダイイング・アイ

濒死之眼

〔目〕 东野圭吾 著

匡匡译

ひがしのけいご

东野圭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濒死之眼 / (日) 东野圭吾著; 匡匡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 4

ISBN 978-7-5327-7442-5

I. ①濒… II. ①东… ②匡… III. ①推理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19951 号

Dying Eye

Copyright © 2007 by Keigo Higashino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bunsha Co.,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simplified characters arranged with Kobunsha Co., Ltd., Tokyo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Inc., Tokyo

图字: 09-2009-249 号

濒死之眼

[日] 东野圭吾 / 著 匡 匡 / 译

责任编辑 / 赵 平 装帧设计 / 柴昊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75 插页 2 字数 142,000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7442-5/I·4538

定价: 3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3-83349365

序 章

才感觉一点水滴落在后颈，顷刻间，已经转作一场小雨。

岸中美菜绘用力踏着单车，此刻离家还有大约一公里稍远的距离。

时间是凌晨三时左右，出门时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自己会这么晚回家。

深见家的钢琴课结束时，与往常一样，恰好十点。之后，深见夫人挽留喝茶，她便在客厅那只豪华沙发上一直陪坐到近十一点。如果这样就放她走，时候倒也还早，可刚想告辞，学钢琴的深见家小姐却突然提出一个任性的请求，想要临时更换发表会上预订演奏的曲目。理由是：有明确消息透露，某个讨厌的对手选了首相同的曲子。

本以为做母亲的该为自己女儿的任性行为感到几分尴尬，谁知深见夫人反而也向着她恳求起来。没办法，美菜绘只得奉陪，并临时决定，追加一堂指导课。

下课时已过凌晨两点。若这房间里没有隔音设备，早就要遭到邻人的投诉了。全拜这母女二人所赐，美菜绘才不得不赶在夜深时分，独自踏着单车回家。此刻，向来容易担心的玲二必定又在频频看表。当然，自己的情况方才已经电话联络过了。

“估计要下雨，你最好早点儿回来。”电话那头，丈夫的声音显然十分不悦。

一直以来，丈夫玲二对美菜绘晚间的外出不大乐意。理由倒不是怕影响家务。深见家的钢琴课通常是晚上八点开始，美菜绘用过晚餐，全部收拾妥当再从容出门，也毫不耽误。玲二的担心纯粹来自于她一个女人，独自骑着单

车,要行数公里夜路才能够往返。美菜绘内心苦笑,爱嫉妒的他,仿佛认定全世界男人都有贼心歹意,要对自己二十九岁的妻子伺机下手。他固执地相信,这世间几乎所有男人,只要时机与场合俱备,都会摇身变成劫色的恶狼。

不过,玲二之所以同意她到深见家去,原因也是理解她做妻子的,为了帮补和改善家计的一点心意。

玲二同时也附加了一个条件:去教课时,绝不可以穿裙子——理由是:穿裙子的女人踩一辆自行车招摇而过的姿态,对某些男人来说,无疑是极具煽情的挑逗。

虽然认为丈夫有些过分操心,但玲二说的那些,美菜绘也不是不明白。从自家公寓到深见家的那条路,行人稀少。加上途中有座大公园,把那里当做栖身之所的流浪汉时常在路上徘徊,美菜绘有时也觉得恐怖。刚刚从公园旁边经过时,她更加用力地踩着脚镫,所幸一路都没见到什么人影。

小雨渐渐转急,打在脖子上的水滴越来越密。平时披长发的美菜绘,骑车时会用发卡从后面把头发别起。冷风扑向濡湿的后颈,叫她浑身泛起鸡皮疙瘩——毕竟已经是十二月了。

背后传来汽车引擎的声音,同时,有光接近。美菜绘没有回头,只把自行车稍稍向左靠了靠。这一带有路灯,后面驶来的车不可能看不到她。

那车来到她身后很近的地方,放慢了速度,超过她并加速向前驶去。那是一辆灰黑色的轿车。前方数十米处的十字路口正亮着绿灯,它的主人,像是要赶在信号灯变红之前早些通过。

美菜绘眼看那灰黑色轿车顺利地穿过路口,信号灯随即由绿变黄,接着跳成红色。

路面转为平缓的下坡,稍右的地方有一截弯道。她停下踩脚镫,仅靠牵动手闸来保持车速,并小心控制着车把的角度。快到十字路口时,她加力去握刹车,但轮圈因为被雨水沾湿,制动微微有些失灵。

后面似乎又有车来,车头灯光追着她。美菜绘照例没有回身去看,只把自

行车偏左让了让。

奇怪，前方明明仍是红灯，可车头灯光却以极迅猛的速度逼来。就在她将要吧单车彻底停稳的瞬间，便已完全笼罩在一片白光之中。

刚要回头，美菜绘忽遭一记剧烈的撞击，刹那间，她感觉身体有如浮羽，飘然腾起，还未及醒悟，紧接着，又袭来了另一波重击。眼前的一切景物急剧地翻转颠倒，究竟发生了什么，自己身在何处，她已无法确知。

物品碎裂声、急刹车声，各种声音交相混杂，涌入她的耳中，还有束起的发髻跌散在脸颊引发的痛感。

美菜绘睁开眼，极力想要看清周遭的一切。

那一刻，它就在眼前。

它——一根汽车缓冲杠，正狠狠顶着美菜绘的身体，作势要将她揉为齑粉。车身低低的，红色。

缓冲杠继续推挤着她的身躯。肋骨啞剥作响、依次折断，胃囊与心脏也处于千钧重压之中。一切犹如镜头的慢放，缓缓播映。

她明白自己正被它蹂躏粉碎。背后似乎挺着一堵墙，而自己则像块三明治，被夹在两者之间。

她想发声，却发不出声。想要抵抗，也无力抵抗，脊椎骨正相继脆裂。

我要死了——她明白，此刻的自己，正一点点死去……

脑海深处，浮现出一帧帧画面。她想起年幼时，牵着母亲的手去神社参拜。那时，母亲还很年轻，一头乌黑的亮发。美菜绘穿着外出时的漂亮衣裳。途中，因为草鞋太磨脚，痛得她直哭，父亲便会为她买来新的凉鞋。那时，父亲也很年轻，是家小电器行的老板，但他那本着良心的经营和尽责的售后服务，却颇受顾客好评。

小学时代的密友娜娜，现在不知怎样了？昔日，两人总是一起玩耍，连钢琴教室都要结了伴同去。还曾经为了发表会，挑战过四手联弹。不过，最有趣的事却是凑在一起讨论彼此喜欢的明星。娜娜家有许多杂志，上面满是艺

人的写真，美菜绘时常从里面挑选自己中意的，剪下来带走。两人甚至还联名给那些明星写过粉丝信……

那辆车依旧继续压迫着美菜绘的身体。内脏逐个碎裂，血液、体液与未消化的食物稠浆混合后，沿着尚未断掉食道返流，溢出她的唇。

思绪的回路几乎已全部关闭，大脑唯一残余的机能，不过是机械地回放着那些临终时的影像碎片。

画面跳转，此刻播映的是高校时代的往事。一直梦想成为钢琴家的美菜绘，开始感到自身能力的局限，她发现比弹琴更令她倾倒的是演戏。受友人之邀，在参观了某次剧团排练之后，她从中体会到某种来自命运的召唤，并暗暗迷上了剧团中某位年轻的成员——一个从国立大学中途退学，打工谋生的同时，立志要成为演员的青年。

圣诞夜，在男孩那连台像样的暖气都没有的公寓房里，美菜绘初尝性的滋味，没有快感，但满是感动。那也是她平生第一次听到“我爱你”这句来自男性的动人告白。

可是，他们的关系几个月不到便告终。男孩突然放弃了演戏，只留给美菜绘的一句话——这个世界，从不会如我们期待的那般美好。他离她而去，消失了踪影。

那段日子，她曾认真考虑过死。死或不死，用什么方法去死？日复一日，为了这个命题饱受折磨，并最终在痛苦当中，一点一点挣扎着重新爬了起来。

在那之后，美菜绘还不曾对自己的死有过深刻严肃的思考。只是内心毫无根据地坚信——自己离死还远着呢。

然而……

死并未避开她远走，而是恭立在她的身后，守候着，随时准备向她飞扑过来。

内脏已被完全挤碎，腹部的筋肉紧紧地粘在后背上，如同捣烂的一只番茄。破损的皮肤、肌肉以及挤成碎块的内脏向外飞溅，鲜血喷涌而出。

一切行将终结。美菜绘心中有种清晰的自觉，只要再过一亿分之一秒，精神之死必定会与肉体之死相伴而来。未可预知的死，不受欢迎的死，无意义的死……

从失恋打击中恢复过来的美菜绘，在某乐器制造商开办的钢琴教室里就职，做了讲师。每个月总有那么几次，她会被调去各种活动会场表演。身着华丽的衣裙坐在众人面前弹奏，心境也因此变得愉悦起来。

和岸中玲二的邂逅，就是在那样的场合。他在一家生产塑胶人体模特的公司担任设计师。他到会场去是为下一次活动做筹备，提前查看场地。几次碰面后，渐渐有了话题，不久，两人在一起的时间就变得相当愉快。于是，某一天，玲二主动提出请她出去吃饭。

玲二并不是特别精通谈话技巧的那种人，但讲话的内容却往往具有某种不可思议的魅力。寻常的生活琐事，经他那一点一滴，犹如少年内心独语般的细述，不知为何总能令美菜绘听出蕴涵其中的满满的启示。

相遇后第三年，两人结婚。那时，美菜绘二十六岁，玲二三十岁。之后，三年的时光转眼即逝。现在的生活对她来说，感觉不到任何的不安与不满。即使在没有孩子这件事上，经常遭到亲友们的唠叨数落，她却几乎从未在意过。只要有玲二的爱，就已足够。而他的确一直深深地爱着她，三年来始终如一，从未改变。而美菜绘也同样深爱着他。

即使世上不存在什么永远，但只要这份幸福一直持续，直到两人相伴老去，直到最后某一方撒手先走，她也心满意足了。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奢望。

今夜，玲二必定在家等待着美菜绘，殷切而焦急地期盼着她能够平安到家。

是的，我必须回去，但……

即将熄灭的意识之火腾起恨的烈焰——那是幸福人生突然被腰斩的愤怒。

本应一直持续下去、尚余几十年未曾享用的美妙时光……为什么被推向

此刻的毁灭？到底是谁这么狠心？

美菜绘的眼睛直直地望着前方，盯在那个驾车摧毁她身体的凶手的脸上。

绝不饶恕——我将恨你到永远，哪怕肉身殒灭！

她眼神凶狠地直射对方，直到恨意的火焰燃至最后一秒。

啊……我不想死……玲二，救我！

我不想死。

不想……

那名男客在关店前三十分钟，刚好凌晨一点半的时候，走了进来。此时，店里已没有其他客人，两名女孩子也都回家去了。妈妈桑千都子今日感冒休息，店里只有雨村慎介一个人。事实上，他正打算着关店呢。

那名男客走进来，四下打量着。他戴着一副黑色圆框眼镜，镜片在天井灯下闪着微光。

“这个时间才来，没事吧？”他向慎介确认，操着朗读似的语调。

“没问题。”慎介答道，心里却嘀咕道：真是麻烦。可是，关店时间前轰走客人，若是不巧给妈妈桑知道，那可就惨了。

客人动作缓慢，屁股攀上高凳，又把店内扫视了一圈。

慎介一面递上热毛巾，一面迅速鉴定来客的装扮。深灰上衣，看起来不像便宜货，只是怎么往厚道里说，都已是两年前的款式。里面搭配的衬衫，看不出精心熨烫的痕迹。没打领带，国产手表。头发也没有打理定型，杂乱稀疏的髭须，不像是刻意蓄的。

“您喝点儿什么？”慎介问。

客人目光落向慎介背后酒瓶林列的架子，“都有些什么？”

“一般的酒基本都有，只要别太特别。”

“酒的名字，我不是很懂。”

“是吗？那……啤酒如何？”

“对了，那个有吗？以前我在飞机上喝过一次。”

“飞机上？”

“去夏威夷的飞机上，不，好像是回来时的飞机上……那种带点奶油味儿

的甜酒。”

“哦……”慎介点点头，伸手到后面架子的最下层，“不会是贝礼诗甜酒吧？”

客人的神色舒缓下来，“好像就叫这个名字。”

“那给您先少倒点儿吧。”

慎介向厚底玻璃杯斟入三厘米左右的甜酒，放在客人面前。客人取过杯子，斜过杯身轻轻摇动，察看里面象牙色的液体。过了一会儿，终于下定决心似的，他凑近杯边抿了一口。然后，像是要进一步确认味道，默默地搅动着舌头。

他点点头，朝慎介露出笑容。

“是这个，没错！”

“那太好了。”

“叫什么名字来着？”

“贝礼诗。”

“我得记住它。”说完，他又抿了一口。

真是怪客一名，慎介心想，看来他平时不常出入酒吧。可是，他为什么偏选今天，独自跑进这家店来呢？

还有，这男人的脸，隐约记得在哪里见过。到底是哪里呢？慎介暗暗寻思着。

这个男人中等身高，中等体格，年龄三十四五。今年将过三十的慎介，有大把这个年龄段的熟人，但哪个都跟眼前的这位联系不起来。

慎介叼起一根烟，用印有店名的打火机点燃。

“先生，您是第一次光临本店吗？”

“嗯。”客人依旧凝视酒杯，随口应道。

“是什么人介绍您来这里的吗？”

“不，没什么理由，随便乱逛，晃进来的……”

“哦，是吧。”

话题有些难以为继。这人够讨厌的，慎介暗想，赶紧早点儿回去吧。心里不禁有些后悔，早知如此，刚才就拒绝他该有多好。

“唉，真叫人怀念啊，这个味道。”杯中酒喝掉将近一半时，客人感叹道。

“夏威夷，您是什么时候去的？”慎介问。他并非真的好奇，只是一直沉默不语，气氛实在太尴尬。

“大概四年前吧。”客人回答，“新婚旅行去的。”

“哦，这样子啊。”

新婚旅行——和自己无缘的一个字眼，慎介想。

流理台旁放着只钟，慎介偷偷看了一眼，已经凌晨一点四十五分了。他考虑再过十五分钟，就想个法子打发这人走。

“结婚才四年，跟新婚也没什么差别啊！”慎介搭腔道。接下来就可以因势利导：太晚归的话，您把老婆一个人搁家，未免太可怜了吧。

谁知客人表情严肃地反问道：“你真的这么想吗？”

“不是吗？我现在还独身，说实在的，不太了解。”

“结婚四年的话，当中其实已经发生不少事儿了。”客人把酒杯举到眼前，若有所思。稍后搁下杯子，目不转睛地盯住慎介，“有些事，真是想也想不到的。”

“是吗？”慎介决定放弃这个话题。不慎戳到痛痒之处，再惹来他对自己大吐苦水，那可就惨了。

相对无话，时间默默地流逝。倒不如再来个客人，还好熬一些。慎介这么想着，可惜完全不像还会有人光顾的样子。

“这工作，你干了很久吗？”客人主动问起来。

“我干酒吧这行已经挺长时间，差不多十年了。”

“干上十年了？那你自己也能开家店了！”

慎介苦笑，“这店可不是我的，我是给人家打工的。”

“啊……这样……那……你一直都在这家干吗？”

“不，我去年来的，之前在银座那边。”

“嗯……银座。”客人啜了一口贝礼诗，微微点点头。“银座，离我的生活太遥远了。”

想来也是，慎介心说。

“您偶尔去去也挺好的，往银座那边。”

表针已接近凌晨一点五十五分，慎介开始刷洗杯盘。心里默念着，希望客人能体会到他的意图，起身走人。

“这种工作，做起来还开心吗？”客人又开口发问。

“我因为喜欢才做的。”慎介答，“不过，也会有些烦事儿。”

“烦事儿？比如说……难缠的客人什么的？”

“哎，算是吧。还有些其他的。”

——薪水太低、妈妈桑用人太狠之类……

“那种时候，你怎么办？我的意思是说，你怎么处理那些负面情绪？”

“也没怎么办，早点儿忘掉就好。也就只能那样喽！”

“怎么忘掉呢？”客人继续追问。

“没什么特别的能通用的法子，我嘛，只是尽量去想些开心的事情，让自己保持积极的心态。”

“比如说呢？”

“比如说……对了，我就想象有一天自己开店时的情景。”

“哦，是吗？看来这是你的梦想。”

“嗯……算是吧。”慎介刷杯子的手，不知不觉加了把力。

梦想虽是梦想，但并非遥不可及。它们不久便将在自己眼前展现，伸手可及。

客人干掉甜酒，放下空杯。慎介决定若对方提出再要，就干脆告诉他到关店时间了。

“其实，有件事情，我一直想要忘记。”客人说，语气中的郑重有些怪异。

慎介停下手，看着对方，客人也抬头望着他。

“不，忘记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只是希望，哪怕心里面能稍微好受一点点也行……这样边想边稀里糊涂地走着，不知不觉就看到这家店的招牌。这店的名字，是叫‘茗荷’吧。”

“‘茗荷’是我们妈妈桑最爱吃的东西。”

“有个说法，茗荷那东西，吃多了会变得健忘。正是因为这个，我才会被它吸引。”

“看来有时这个奇怪的店名还有点儿用处，小看它了！”慎介歪着头悻悻地说。

“总之，今天是来对了。”客人站起身，从上衣口袋掏出皮夹。慎介大大松了口气。

那人在两点稍过时离开。慎介稍作收拾，脱去调酒师马甲，关灯，出门，上锁。

“茗荷”位于建筑的三层。他按下电梯按钮，等待门开。

当电梯抵达时，慎介忽然觉得背后有人，就在电梯门即将开启的瞬间，他猛地回过头去。

一个黑影立在身后，并向他迅疾袭来。随即，慎介的头顶便遭到狠狠的一击，他根本来不及分辨其中的感觉，恍惚中仅存一念——厄运降临了，而自己必将为此失去些什么。黑暗包抄上来，将他挟裹于无知无觉的深渊。

在飘行渐远的一线意识当中，慎介回想着最后一刻所见到的。

那个黑影，一定就是方才的那名男客……

2

耳鸣阵阵涌起，近旁仿佛有一群苍蝇在飞。模糊的视野当中，悬浮着一根

白色的棒子。待双目的焦点渐渐合拢，才发觉那根白色的棒子，其实是天花板上的荧光灯。

是谁在握着自己的右手？接着，一张苍白的脸浮现在眼前——是个戴眼镜的女人。随即，那女人的脸又从视线中消失了。

这是哪里？雨村慎介心想：我到底在做什么？

随后，好几个人的脸同时出现在他面前，齐刷刷地低头看着他。慎介终于意识到，此刻自己正平躺在某处，消毒液的气味刺激着鼻腔。

依旧是耳鸣不断。刚想转动脖子，便感到一阵剧烈的头痛。那痛感伴随着头部血流的循环，一下下地抽跳着，循着某种固定的节奏。

仿佛是做了无数令人厌倦的乱梦后醒来的那种不快感，到底梦见了什么，慎介却一点儿也想不起来。

“醒过来了？”凑上来盯着慎介的某张脸问道，那是个面颊瘦削的中年男子。

慎介微微点了点头，头立刻又痛了起来。他蹙紧眉头，试探地问：“这里是？”

“是医院。”

“医院？”

“你现在最好不要讲太多话。”那男人说。直到这时，慎介才注意到对方身上穿着白大褂。旁边其他人也都如此，刚才那个女人则一身护士打扮。

稍后，又过了一段半睡半醒的时间。慎介只模糊地记得身边的医生和护士们来来去去、忙忙碌碌，但是他们到底在那儿张罗些什么，他完全不知道。

他试着回忆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待在这里的，可惜，到底怎么被人送到医院，又都接受了哪些治疗，脑中却全无印象。从手上正在输着的点滴和头上缠裹的绷带来判断，自己似乎受了重伤，或者生了什么大病。

“雨村先生，雨村先生。”

有个声音叫着他的名字，慎介睁开眼。

“感觉怎么样？”医生低头看着他。

“头疼。”慎介回答道。

“别的呢？恶心想吐什么的？”

“那倒没有。嗯，感觉还不错。”

医生点点头，和旁边的护士低语几句。

“嗯……”慎介问，“到底出了什么事？”

“你全都不记得了？”医生问。

“不知怎么回事，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医生又点点头，那表情像是在说：想不起来也很正常。

“看情形似乎是出了些事情。”医生以一副旁观者的口吻说道，“不过，至于具体发生了什么，你最好还是直接听家人来告诉你吧。”

“家人？”慎介反问道。要说家人的话，那也只有住在石川县的父母和哥哥了。难道他们都到东京来了？

医生好像也意识到自己弄错了，“也许应该说是您太太吧。”

“太太？”慎介可没有太太什么的，不过，他已经明白医生说的是谁了，“您说的是成美吗？”

“她一直在等着呢，等你醒过来。”医生给护士递了个眼色，护士连忙走出房间。

不一会儿，门被敲响了。医生应了一声，门便打开了。方才那名护士身后，村上成美紧跟着走了进来。成美身穿蓝色T恤，外面披着件白色休闲衫，平时出门在自家附近买个东西什么的，她总是这样打扮。

慎介和成美大约是两年前开始同居的。那时，慎介还在银座的酒吧打工，客人常会领些陪酒女郎过来泡夜店，成美便是其中之一。她之前的目标是做设计师，为此曾读过专科学校，今年马上就二十九岁了。据说上班时，成美在店里面都谎称自己是二十四。

“小慎，”成美快步走到床边，“你没事吧？”

慎介轻轻摇了摇头。

“到底出了什么事？我什么都不知道……”

“雨村先生对于这次的事件，好像什么印象也没有了。”护士解释道。

“啊，这样……”成美看着慎介，皱紧了眉头。

看到慎介已经清醒过来，医生和护士便离开了房间。把门带上之前，护士交代道：“请注意不要突然起身什么的。”

当房内只剩下他们两人后，成美又重新盯着慎介，眼底如同微风吹拂过的水面，渐渐湿润起来。

“太好了。”她的嘴唇翕动，逸出低语。或许因为唇上未涂口红，脸色看起来不太健康，“我还担心小慎……你会不会就这样再也醒不过来了……”

“哎，我说，”慎介望着成美脂粉不施的素颜，“到底出了什么事？什么事件？我怎么会在这里？”

成美又皱起眉来。此刻，她的脸上只有那两条眉毛是经过描画修饰的。若是一点妆都不画，她几乎就没有眉毛了。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

“嗯，不记得了。”

“小慎你……”成美咽了口唾沫，舔舔嘴唇继续说道，“你险些就被人杀掉了！”

慎介不自由主地屏住了呼吸，与此同时，脑后又传来一阵剧痛。

“就在两天前，你从店里下班回家的时候。”

“店里？”

“就是‘茗荷’啊。店外面不是有部电梯吗？你就倒在电梯门边，别家店的人路过时碰巧看到了你。”

“电梯……”

朦胧的影像渐渐浮现在他的脑海，但那画面却怎么都清晰不起来，自己像是戴上了度数太低的眼镜。